

这几天天气的变化很大,一会儿风吹一会儿雨打,一会儿雾散一会儿云埋。老人说,六七月天,娃娃的脸,说变就变。记得小时候在桂林就唱过童谣:“又哭又笑,小狗窝尿”,用来比喻六七月变脸般的天气。桂林人把撒尿叫“窝尿”,我知道在贵州、安徽等地的方言里也有此叫法。

每年六七月,南方都特别闷热,特别爱下“过龙雨”,“过龙雨”也是桂林方言,说的是夏天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我父母说的是老家海门话,他们把这种来去匆匆的雨叫作“阵头雨”,好像上海话也叫“阵头雨”。父母还把夏天叫成“涅天”,常常有句口头禅“涅煞宁嘞”,也就是说“热死人了”。

小时候我在上海度过夏天,听过也学过上海小孩唱下雨的童谣,至今还大致记得:“落雨了,打烊了,小八腊子开会了!大头娃娃跳舞了!”上海人把小孩叫作“小八腊子”,桂林人把小孩叫“小把爷”。我曾经是个“小把爷”,也曾经是个“小八腊子”。

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这个样子的,在不知好歹、不辨苦甜地让世人翻烧饼似的重复来过。我记得小时候还唱过《扣子轮流转》的童谣,意思是世事像扣子一样,每天都在扣上扣下,整个唱词记不清了,不过这个道理我是记得的。难道不是吗?就在我们的眼前,有多少事情以前是对的后来错了,又有多少的事情以前是错的,现在却对了。

十几天前到上海,来去匆匆。晚上到的,第二天凌晨就回北京了。为的是一位老兵战友过七十七岁生日,他来电话说见一面是一面啊,所以,一个电话我就去了,高高兴兴地见了一面,吃了一碗面,就回北京了。

去的时候,在北京大兴机场候机楼休息室里看见有南方人夏天特别喜欢吃的“龟苓膏”,比鸡蛋略小的小包装一块块的,码放在餐台上吸引着我,我赶紧拿了两块放在一个小碗里,用汤匙捣成丁,又找来了一盒牛奶,再向服务员要了两小袋泡咖啡的砂糖,搅拌在一起吃了,哈哈!人间美味啊!

龟苓膏可是好东西呢!我的出生地桂林的“邻居”梧州出产的这种食品最有名。龟苓膏是由龟甲加地黄、土茯苓、金银花、甘草等药材熬制成的具有滋阴润燥、降火除烦、凉血解毒等多种功效的一种药膳,在古代它是专供皇帝食用的。哈哈,真是膳中佳品啊!

从上海回京后我便让助理小丁从网上买了一些,真的不贵,不到一块钱一块。昨天到货了。准备一会儿同在机场候机楼那样如法炮制一碗。尤其是昨晚就把龟苓膏放冰箱了,冰镇过的会更有弹性和韧性,口感会很好!

如今退休了赋闲在家,随时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自制喜欢吃的东西。自制一份龟苓膏牛奶冷饮,享受一下美妙生活,感受一下童年时在桂林,也曾在上海度过的夏天。想起童年在上海的夏天,我最喜欢的冷饮是光明牌绿豆棒冰,上海人把冰棒叫棒冰。再高级一点的冷饮是光明牌雪糕。最喜欢的当然是“擦豆爆冰”,也就是“赤豆刨冰”。我的小姨妈领我在上海大世界的门口吃过。

看见龟苓膏就想起这么多往事。除了感受往事、享受往事,更多的是要承受往事。要学习一点鲁迅先生“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炎凉态度,便可以在经常变脸的夏天的心境里,把人间很多很多的面对,都感受、享受、承受,化成龟苓膏、光明牌雪糕那样的功效,一如佳品般的美妙。

管它窗外是风是雨,门前是阴是晴!

编者按:地铁飞驰,隧道蜿蜒。上班,读书,休闲……我们每天穿行于都市,东西南北,地上地下。他们,以初心、恒心、匠心,挥洒青春、汗水与赤诚,扩大“走出上海城市空间;他们也“扮出去”,为其他城市贡献智慧与力量。今起请看一组《地下本无路》。

当灯光亮起,上海的魅力展露无遗。这座城市共有地下工程4万余个,道路网络总面积近1.5亿平方米,形成了一座雄伟壮观的地下城,把“一个上海变成了两个上海”。鲁迅在《故乡》中写道:“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而吴惠明就是“走路”之人——躬耕盾构发展之路的人。

要说起盾构的发展史,源远流长。1818年,英国工程师通过观察小虫腐蚀木船底板成洞,得到启发后提出了盾构工

法,研发出手掘盾构机的原型。19世纪下半叶起,盾构掘进的技术在欧美国家得到快速发展,但那时在中国还没有使用这种技术。

城市之上,地表之下,上海为了建设一条连接浦东和浦西、穿越黄浦江的越江隧道,花费了千千万万人的心血。1984年,上海隧道

承建了中国首条大直径盾构隧道——延安路南线隧道。初入隧道行业的吴惠明很荣幸地参与了施工过程,该工程实现了我国泥水平衡盾构施工零的突破,加速了浦东新区成为现代化新区的建设步调,也为吴惠明奠定了厚实的技术基础。自此之后,他不断创新地下空间的可持续开发技术,先后参建上海、南京、杭州、天津、成都、郑州、武汉、珠海等多个城市的轨道交通与城市道路隧道工程

问花家的庭院里,屋前有棵椿树,树干粗壮笔直,树冠高出屋顶很多,枝条四下延伸,像一把撑开的伞。晴朗的晌午,树影被阳光投在地面上,隐约一层浅绿。这棵椿树,如果是长在庄子的无何有之乡,会有个雅致名字:樗。长在问花家的院子里,没人叫它学名,直接喊它“臭椿”。

春天里,香椿的嫩叶可以摘下来吃,臭椿不行。臭椿不但不能吃,还不中用,它木质软,即便长了。

“小荷才露尖尖角”,蜻蜓飞来了;“绿水满池塘,点水蜻蜓避燕忙”。

薰风自南来,气温一天天升高,池中荷叶掀风,高高低低,摇曳多姿。含苞的新花在池中

映照,一朵开成了两朵。南边院墙根,种了一片竹。一枝一叶,无风也萧萧。问花是诗人,要说诗人爱竹,无法绕过苏东坡。坡翁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旁

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问花为人朴素,种竹却非附庸风雅。

不是附庸风雅,那是“格物致知”吗?竹枝高挑,却无法证明问花心中有凌云之志。这片竹子,或许是从郑板桥那里移植来的,“一片绿荫如洗,护竹何劳荆杞,仍将竹作篱笆,求人不如求己。”

偏房前的柿子树上,柿叶点染,新柿初成,小巧可爱。问花指着枝头几个去年的柿蒂,背他的诗:“新芽旧柿蒂,如见去年花。”

院子里的树与花,我认识的,还有数棵枣树。前院有,后院也有。让人联想到鲁迅,在《秋夜》的开头,他这样写道:“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在乡村长大的中国人,大多有院子情结。问花家院子大,着实让人艳羡。问花平素养着几条狗,今天来的客人多,他把大狗提前关到笼子里。上个月,他家新添了四只小奶狗,这些胖乎乎的幼崽,一听有人叫它们,都兴冲冲地跑了过来。围着人脚边转了一会儿圈,小狗崽趴在地上,温驯地任人抚摸它的头。

有两只干脆躺下来,四爪朝天,信任地亮出肚皮。经历法国大革命 的罗兰夫人说:“认识的人越多,我越喜欢狗。”她为什么这样说?问花应该比我清楚答案。

院子里有两方小池,问花用来种藕养莲。冬去冰须伴,春来草自青。自打荷叶钻出水面,夏天就没法再玩捉迷藏的游戏

项目,为城市地下空间的发展进步作出了贡献。

随着城市交通需求的增长,作为中国盾构法隧道的“领头雁”,吴惠明在重大工程中再次突破。外滩作为大上海的标志性区域,浓缩了上海政治、经济、文化等百年来的发展变迁,

繁华之下

郑 洁

但地面所剩的空间难以承载更多国际化大都市的功能需求。

上海外滩通道的出现,为解决这一困局的“金钥匙”。该工程在黄浦江防汛墙与外滩的33幢历史建筑间挖掘出一条通道,被称作上海市中心的“心脏搭桥”手术。它有效缓解外滩地区的交通拥堵,改善外滩环境,提升城市功能和形象,将外滩游览变成了上海独特的

2021年8月,我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委托,撰写一部反映孔海南团队十多年

坚守在大理洱海现场保护环境的报告文学。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挑战。

我国多个湖泊如滇池、太湖、洱海以前的污染状况,我都亲眼见过。多年前,我在云南自驾游时,爬上西山,去看滇池,满目尽是蓝藻;在大理,我住湖边民宿,在未曾治理好的洱海边散步时,闻得到湖湾里传来的藻腥臭味。这也成了我踊跃地来写孔海南团队的动力。

动笔写作本书之前是漫长的采访。从2021年的夏天起,每周一至二次,每次三到四小时,在上海交大出版社的活动室,团队“首席科学家”孔海南教授像给学生上课一样,用电脑,将他自己制作的PPT在投影机上播放,一边放照片,一边讲述他的“水生态治理”人生。对我来说,这既是采访,也是学习。

要想写好这位水生态环境学者,必须“钻”进他的专业里,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为内行,再用我的语言,写出他的故事。这是报告文学作家必须经历的阶段,行话称之为“跳进去,跳出来”,采访必须深入。这样的学习式采访,持续了四个多月。

其间,我还跟着孔教授去大理,全程参加“2021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洱海)论坛”,去洱海看自然生长的海菜花,去右所镇松曲村看农民采摘人工种植的海菜花,看罗时江1500亩倒锥子型人工湿地,看大树营8000亩人工湿地,看洱海的源头茈碧湖,看牛粪工厂,看下沉式污水处理厂。在观察的间隙时间,采访卖海菜花的电商女主播茂茂和沐鱼,采访协助孔教授做洱海生态治理工程的老朋友尚榆民、刘滨、钟凤,采访孔教授团队里的王欣兵、何圣兵、封吉猛、沈剑老师……

像我这样的笨人,只能靠双脚多跑,双眼多看,用嘴询问,用手勤记,才能采访到足够多的素材,写作时方能游刃有余。一次次的深入采访让我对洱海治理的艰巨过程有了更多了解。令人遗憾的

“久久为功”护洱海

朱大建

是,受到新冠疫情等影响,未能采访到部分相关人员。四个月的采访,我记录了厚厚两本采访本。每一次采访,我都用手机录音保存。孔教授说,来采访他的记者、作家中,我是最认真的人。采访结束后,我先阅读整理采访笔记,再听采访录音,将遗漏之处补进笔记里。接着,我向孔教授要了很多他的教案及讲座PPT,用于学习。我还到大理州图书馆找寻苍山洱海变化的历史、地理、人文图书及白族风情图书。

上海交大环境学院党委书记胡薇薇,接受我的采访之余,还为我提供了全国各大媒体报道孔海南教师团队的很多新闻报道。这又让我发现一些需要补充采访孔教授的故事线索。

初稿写完虽修改了几次,但仍未达到出版社“准确性、科学性、生动性、大众性”的要求。编辑老师说,这本书的灵魂有了,骨架有了,好比一个人长得比较瘦,不够丰满。为此,我又随孔教授去了洱海,补充采访多个“治水人”的故事,反复修改。

洱海治理是一个“久久为功”的漫长过程,要靠全社会的合力。本书主要讲述以孔海南为代表的科学家团队如何实现“科技支撑”。受限于采访素材等,有些方面无法作更多叙述,但也涉及了。孔海南自2013年心脏动过大手术之后,仍担负着项目首席科学家的重任,他的故事令我感动。在治理洱海的漫漫岁月中,孔海南扮演着“贡献者、参与者、见证者”的角色。本书前三章主要描画作为“贡献者”的孔教授,后三章中,孔教授以“参与者”“见证者”的角色贯穿前后。在他萌生“洱海情结”30余年之后,经各级政府、科学家群体、企业、当地民众等多方面共同努力,洱海重回清澈。而且,包括洱海在内的整个中国的江河湖库水生态都有了非常大的改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这让人感到莫大的欣慰。

(本文为《海棠花开——洱海边的重托与守望》后记,有删节)

时光的花束

吴小欢

有些事的回味,越久越浓。息影后的山口百惠不再复出,相夫教子。早年的百惠父母离异,豆蔻年华的小百惠进军歌坛,于是,歌声让听众认识了她。《风雪黄昏》中的节子凄美的爱情,《血疑》里沐浴父母之爱的幸子,《古都》间奇遇相聚的孪生姐妹,拉开日本电影的纯情时代。善于诠释悲剧美的山口百惠,同三浦友和开始银幕上的爱恋生涯。

百惠演过无数悲剧,然而生活中,她是一个幸福的女性。夏威夷的海水,阵阵潮汐牵动着友和与她相连的心;夜深了,友和通过话筒对她诉说思念。如日中天的百惠,在粉丝热切的欢呼声中放下舞台的话筒,兑现对夫君的承诺,穿起洁白的婚纱,转身步入两人世界。

幸福是一种召唤,更是一种考验。三浦友和在自传中说与百惠情笃的原因是他俩“相性”,中文的表达

就是心心相印。注重精神的默契已变成他们的生活方式,从不争吵已变成他们的生活习惯,友和与百惠一致认为争吵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这是另一种日本式的忍。如幻的灯光,不能泯灭心灵深处百惠的纯真;炫耳的掌声不能阻隔千里之外友和的爱意。日本演艺界的诱惑太多,今日微笑,明天发愁,有的艺人甚至跌入深渊。也许退出,是一种对幸福最好的成全。百惠找到了那个真正理解她幸福感的男人。

世界在变,人心也在变。后现代的物欲秀,一浪高过一浪。在平常人眼里,物质就是幸福,然而三浦夫妇的理解,却大不相同。百惠今年六十,白发陡生,但她却认为挽着丈夫手出外旅行的日子是对爱情最好的补偿。



和平 曹醒谷 作

应对琐碎的日常生活,能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男人背后,肯定有个贤惠的女人。问花的妻子厨间备餐,见到客人,不多言不多语,只是笑。

线路。吴惠明及城市建设者们,用“干一行钻一行”的精神在地下空间里探索,留给地面的,是熙来攘往,是车流人影。

时代的迅速发展使得“盾构机”技术被运用于全国各地,但是传统的工程管理模式渐显弊端,风险隐患多。吴惠明发现了这一现象,2015年他带领团队创建了国内首个盾构隧道管控平台,相当于盾构机的“超级大脑”,实现了对盾构机全面集中的管控。目前盾构管控中心已接入管控项目158个,盾构机765台次,累计监管隧道里程超550公里。

基于盾构管控平台的研发,他毅然跳出传统盾构高速发展的舒适圈,带领智能研发团队一头栽进了数字盾构的研发事业中。盾构自动驾驶技术的实现是地下空间领域隧道智造迈出革命性一大步的标志。

与中国隧道一起从“0”成长。请看明日本栏。

地下本无路

责编:郭 影